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 · 特色文化研究



红帮裁缝研究

STUDY ON THE HONG BANG TAILOR

刘云华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红帮裁缝研究

刘云华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帮裁缝研究 / 刘云华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308-07485-8

I. ①红… II. ①刘… III. ①服装裁缝—历史—研究—宁波市 IV. ①TS941.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6946 号

红帮裁缝研究

刘云华 著

责任编辑 余健波

封面设计 韩 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力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485-8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总 序

近代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宁波的红帮裁缝在这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牢牢把握住历史机遇，在众帮裁缝中脱颖而出，成功实现了行业及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他们凭借非凡的胆识、卓绝的毅力，走出贫困家乡，由手艺糊口的打工仔发展成为专家型企业家；他们一改传统手工小作坊的生产方式，在国内外建立众多工商基地；他们改进工艺、提高管理、重视教育，缔造了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西服伟业，担任了 20 世纪中叶国民的穿衣重任，推动了 20 世纪 80 年代沿海地区服装业的繁荣，在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百年红帮体现出我国服装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完整发展脉络，折射了中国近现代服装史的发展进程。

红帮不仅拥有曾经的辉煌，他们的影响力至今犹存。红帮的发源地宁波，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宁波服装业得到长足发展，涌现出大批中外服装名企，这些名企成功的背后，无不闪动着红帮人的身影，凝结着红帮人的心血。红帮精湛的技术不但成为这些企业起步的重要支撑，其开拓的创业精神、诚信的经营理念、超越的创新精神等无形的力量激励着企业的不断发展。目前宁波拥有服装企业 3000 多家，其中年销售收入上千万元的企业有 80 多家，年产服装近 15 亿件，占全国生产总量的 12% 左右；全市纺织服装出口达 60 多亿美元，占全国纺织服装出口的 15% 左右；全国十大服装名牌占据 3 位。宁波能成为“服装名城”，红帮功不可没。

在宁波纺织服装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才市场呈现出对高素质服装专业人才大量需求的趋势，与之相配套的服装专业教育机构必不可缺。作为浙江省规模最大的一所服装高职院校，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无论在“地缘”还是“业缘”上，都流淌着红帮的血液，可视之为红帮曾办职业院校的历史延续，它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承担起传承红帮技艺、弘扬红帮精神、培育红帮新人的历史重任。因此，我院极为重视红帮文化工程



的建设,将红帮精神作为引领校园文化的风向标,把红帮特色校园文化作为学院的一种特殊教育资源,不但传承红帮工艺的精髓原理,更将红帮精神的种子播植到每一位学子身上,力求培养专业型、高素质的服装职业人。为了进一步推动红帮文化建设工程,学院专门成立“红帮文化研究所”,旨在深入探究红帮文化、提炼弘扬红帮精神、传承提升红帮工艺,为学院跨越式发展积蓄强劲的文化动力,为保护文化遗产和拓展中国近现代服装文化的研究领域尽分内之责,为企业品牌建设和推动“名城宁波”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红帮文化研究所此次承担了我院省示范建设中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首要目标则是打造红帮学术研究的高地。撰写红帮文化系列专著工程现已正式启动,《红帮裁缝研究》作为研究丛书的第一部专著即将出炉,殊为可喜。此书研究资料丰富翔实,概念清晰,逻辑缜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希望《红帮精神解读》、《红帮工艺》、《红帮人物评传》、《红帮口述历史》等系列专著早日问世,以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2009年12月

序

在中国近现代服装业的发展史上,发端于浙江宁波的红帮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群体,是他们最早将海外先进的西服缝制技术引入中国,所制西服可与洋人媲美,成为了当时缝制技术最先进的代表。红帮融会古今,贯通中西,顺应时势,秉志超越。他们创业信念坚定,管理体制民主,经营模式先进,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越了中国传统成衣业的本帮裁缝。

红帮走出宁波,立足上海,面向海内外,创立并推出了“海派”西服、中山装和改良旗袍。他们经营的店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档次之高,可比当时英伦 Savile Row 著名的裁缝街,为中国近现代服装店铺的经营管理树立了优秀典范。与此同时,红帮还筹资办学,培养人才。所创学校理念先进,制度完备,开中国近现代服装类职业教育的先河。红帮不骄不馁的拼搏精神,殚精竭虑的革新精神和锐意进取的创业精神,大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服装业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服装业的承转交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红帮是中国近现代服装业的弄潮儿,他们的发展主导着中国近现代服装业的走向。

因此,全方位、多角度的对红帮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其先进的经营理念、精湛的制作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进行抢救性的发掘、整理和总结,不但具有现实意义,还将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

刘云华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对红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是我几个博士生中比较钻研和执着的一位。三年中她走遍了全国各大档案馆和图书馆,并对近 20 位还在世的红帮裁缝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收集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许多为当事人首次披露。尔后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完成了学位论文《红帮裁缝研究》的写作,本书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和提高。

《红帮裁缝研究》一书立意新颖,观点明确,内容翔实,可读性强,不但从纵向阐述了中国传统本帮裁缝向现代新型红帮裁缝转型和发展的过程,而且还从横向厘清了红帮在经营管理、工艺技术和职业教育等多个领



域的相互关系。全书用立体的视野既宏观又微观地综合剖析了红帮群体,具有较高学术性,为中国近现代服装史研究添上了有价值的一笔。

作为刘云华的导师,我为她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预祝她今后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己丑立秋于姑苏枕河小筑

2009年8月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本帮裁缝向红帮裁缝的转型	012
第一节 转型基础:传统成衣业的优势	012
第二节 转型外因:历史机遇	022
第三节 转型的内因:地方精神	040
第二章 红帮工艺	045
第一节 “四功”	045
第二节 红帮工艺向艺术美的转化	089
第三章 红帮裁缝的经营管理	110
第一节 努力打造西服名店	110
第二节 建立西服业同业公会	136
第四章 红帮裁缝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160
第一节 红帮裁缝的教育理念	160
第二节 红帮裁缝的教育实践	164
第五章 红帮的影响	184
结 论	222
参考文献	227
附录一 “D式”裁剪法袖窿公式原理简介	234
附录二 红帮发祥地和涉及海内外主要城市示意图	236
附录三 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部分会员登记表	237
附录四 红帮裁缝照片	243
附录五 现代西服高级定制店店铺陈设照片	246
附录六 北京“红都”集团部分客户量体尺寸记录	247
附录七 部分领导人为红帮裁缝题词	248
后 记	249

导 言

站在中国首屈一指的男装品牌“雅戈尔”的大楼前,气势磅礴的现代化办公大楼和排排厂房,无不显示宁波服装业的现代化力量与实力,而在其旁的江岸一隅,却又陈设着有关红帮裁缝的创业壁画,画中人在精心为一个洋人量体裁衣,神情专注,面目祥和,栩栩如生,瞬间将人们的思绪带到一个久远的年代,一个似乎还带有浓厚手工业气息的社会,难道这些用手工缝制西服的红帮裁缝和现代服装企业有某种关联?“裁缝”,古已有之,缘何又谓之“红帮裁缝”?穿行于宁波的大街小巷,很少听到人们再谈及红帮裁缝,只有在城市内的一所服装博物馆中才可寻到红帮裁缝曾经的足迹,来到这里,方知他们是最早将西服制作技术引进中国的裁缝群体,他们曾经拎着一个包裹揖别明山甬水,闯荡四海,足迹遍布全国,走向海外,其纵横世界的豪情壮志,秉志超越的价值取向,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勇气,使吾辈后生抬头景仰之余,不禁低首冥思:红帮裁缝究竟为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国内、海外建立了怎样的功业?他们在我国服装业做出了何等贡献,与现在服装企业的关系怎样?是什么铸就了他们的文化品性和商业精神?

一、研究目的

红帮裁缝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以缝制西服为谋生方式的一群新型裁缝群体,他们大部分来自宁波地区,最初的构成人员主要由原本缝制中装的本帮裁缝转型而来。这群宁波传统本帮裁缝的成功转型是特定社会历史机遇、独特的地域精神、深厚的传统服装行业积淀等内外因素共同促就而成。通过剖析传统裁缝行业向红帮新型行业的转型过程,不但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社会“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传统行业所带来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还可探究地域环境对群体性格形成的地域影响因素,而且能够明晰传统行业与新型行业之间难以割舍的裙带关系以及传统行业的优势对新型行业的转型成功带来的有利因素。



西服传入我国之初,宁波本帮裁缝弃旧从新,放弃中国传统服饰的缝制,改从西服,这一在当时看似只是承接业务、服务对象的小小改变,其实却是“敢为天下先”的一次谋生方式的新选择,一次成就他们未来辉煌事业的新契机。如同人生分岔路口上决定命运的一次重要抉择,从此他们走上了与本帮裁缝完全不同的命运轨迹。他们由接触洋人到接受更多的西方文化和思想观念,运用西方科学的理念经营管理店铺,所形成的店铺规模之大堪比当时国际最高水平的西服高级定制店;他们还运用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培养行业人才,较早摆脱传统艺徒教育方式,开创了我国服装行业组织创办职业学校的先河;他们由偷偷拆缝洋服独自摸索西服缝制方法,到出国学习原汁原味的西服缝制技术,并在不断的实践中与中国传统手工相结合,总结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完整西服缝制工艺——红帮工艺,所制西服可与洋人相媲美,美名享誉海内外;他们由接触、缝制西服到领会西方服饰文化,将之与中国传统的服饰形制与理念相结合,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服装款式——中山装和旗袍,这两种款式被奉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男女现代服饰经典,对促进中国近代服饰的转型影响深远。红帮裁缝不仅从服饰款式、审美观念上引领、加速中国服饰的转型,他们所经营的西服企业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店面样式之新潮,也是相对于传统裁缝手工作坊的一次重大飞跃,而且红帮裁缝和大陆以及海外香港等地的现代服装业、服装高级定制业的起步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影响从时间上来看由近代延续至今,从地域上而言由沿海发展到全国乃至海外,他们不但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西服业的缔造者,而且对 20 世纪 50 年代香港地区服装业、80 年代大陆服装业的腾飞起到大力的技术支持作用。

因此,关于红帮裁缝的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从经济领域的层面研究红帮裁缝,可比较分析出红帮裁缝有别于传统本帮裁缝的现代科学经营管理方式,从中反映我国近代服装企业所处的先进经营管理水平状况,而且红帮裁缝的经营管理模式对现代服装成衣品牌和高级定制企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直接的借鉴意义;从教育层面研究红帮裁缝,分析红帮裁缝不同于传统本帮裁缝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实践方式,可以了解我国近代服装职业教育的启蒙状态,而且红帮裁缝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对现代服装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教学方法等都



有实际的借鉴价值;从技术层面研究红帮裁缝,对传统西服手工技术进行系统、理论的总结,将对传统西服手工艺的传承以及传统西服手工技术在现代商业中所发挥的更大作用起到重要的理论支撑。对红帮裁缝的研究,不仅能够从横面剖析出他们在我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服装业经济、教育、技术等各方面的状况及所达水平,而且可以从红帮裁缝的产生、发展、衰落的时间纵向发展过程中理出一条我国服装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脉络,甚至可以展现一幅转型时期复杂社会背景下各色人等穿着西服的人情画卷图。

红帮裁缝曾经创下的历史辉煌以及在今天所留下的宝贵物质与精神财富都非常值得今人去研究、挖掘。然而目前学术界对红帮裁缝的理论研究还很有限,业内对红帮裁缝的认识也相当局限,红帮裁缝在近代社会的许多具体活动不为人知,他们在中国近代服装史上的重要历史贡献和地位还不为人认可,他们所创下的辉煌业绩正在随着历史前行的车轮被人遗忘,他们宝贵的手工西服缝制工艺和经营管理经验正在随着一个个红帮老人的离去而逐渐消失。现世红帮老人已不足百人,最年轻的也是70多岁的高龄,如果不及时对红帮裁缝展开抢救性的研究工作,将是我国近代服装史上一个重要鲜活历史资料的缺失,一项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2006年红帮工艺成功申请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续将是大量实际性的抢救工作,因此对红帮裁缝的研究,是对我国一项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及时抢救,是对目前中国近代服装史较为贫乏历史资料的重要补充,也是对我国服装高级定制业处于瓶颈状态下,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有力理论支持。对红帮裁缝的研究,是作为服装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二、研究现状

有关红帮裁缝的研究尚为一个较新的课题,红帮裁缝开始被关注是在20世纪末期。1998年宁波服装博物馆创建,以展现红帮裁缝的业绩为建馆特色,于是服装博物馆馆长陈万丰和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季学源教授开始陆续收集有关红帮裁缝的历史资料,现博物馆已经展出与红帮裁缝相关的实物近百件,并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历史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资料,这些文字资料经汇编成书《红帮服装史》(季学源、陈万丰主编,宁波出版



社 2003 年 10 月),《宁波帮与中国近代服装业》(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中国红帮裁缝发展史(上海卷)》(陈万丰主编,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4 月),这三本书主要对红帮裁缝中一些代表性人物的事迹作了介绍,首次展现了以前鲜为人知的一些红帮裁缝的风采。

相对于以前红帮裁缝无人问津的状况,以上三本书籍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书中只是汇集了部分有关红帮裁缝的个体经营活动、教育活动以及他们的行业组织等原始资料,缺乏精深缜密的微观分析,并且未涉及红帮裁缝的技术精髓——红帮工艺部分。目前涉足红帮裁缝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大部分文章的研究方法、视角略显单一,所论流于泛泛,至今鲜见深层次、全方位、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分析论著,有关红帮裁缝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的状态。

鉴于红帮裁缝在我国近现代服装史的作用显著,影响深远,还需进一步大量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因而我选择红帮裁缝研究为研究课题。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人选择“红帮裁缝研究”为博士论题,是拟以红帮裁缝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为经,从纵向勾画出红帮裁缝的发展脉络;以其在近现代服装业各个领域的重要活动为纬,从横向剖析他们在服装各领域的创新活动和历史贡献,依据城市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现代营销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人体工程学等多学科理论构筑本论文的研究体系。从宏观角度把红帮裁缝作为社会角色和社会集团组织的综合体,将其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分析近代社会对红帮裁缝产生、发展的历史机遇和社会背景,又探讨红帮裁缝在中国近代社会服饰转型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除了从宏观上把握时代特征和历史语境外,本文还从微观角度,从技术、经济管理、教育、社会组织等几个层面入手,具体分析红帮群体在服装业各领域的技术创新、经济行为、组织活动、教育理念与实践等,并以一些典型的红帮裁缝和红帮名店为实例,充实论据内容,加强说服力,以助于把握红帮裁缝的群体特征。而且,通过考察红帮裁缝这一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手工业的较松散型群体,还可以揭示他们亲缘、地缘及业缘间的依附、离合、超越,藉此廓清个人、组织、社会等不同层面的相对独



立而又互动促进的关系。此外,本文还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红帮裁缝与传统本帮裁缝的技术、经营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方式、发展模式等作比较,从而剖析红帮裁缝与传统本帮裁缝之间的传承性以及红帮裁缝不同于传统本帮的现代性显著特征。

本书征引运用的资料主要有:实地访谈资料、原始档案、地方志、当时的报刊及杂志、文史资料等几大类。

实地访谈资料和原始档案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本书以引用这两类资料为主,以加强真实性和说服力。由于“裁缝”自古被称为贱业,虽然近代红帮裁缝的地位有所提高,但“裁缝”群体在历史上仍不为人关注,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资料至今鲜见,口述历史和档案资料为最佳研究途径。现存红帮裁缝已不足百人,他们的相继去世为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造成一定的困难,为了能让现世红帮老人留下更多珍贵的口述历史,笔者走访了现红帮老裁缝的主要居住地上海、宁波、杭州、苏州、北京等城市,对近20位红帮裁缝进行了实地采访,进行了大量的抢救工作。老人绘声绘色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为论文研究红帮裁缝的发展轨迹、红帮裁缝的群体特征、有关红帮西服店一些鲜为人知的经营管理状况等,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鲜活的历史资料,一些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人,还可“操刀”展示精湛的红帮工艺绝活,为红帮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图片资料。在采访过程中,笔者深深地被这些红帮老人的真实事迹所打动,透过他们一张张和蔼可亲的面孔,一双双慈祥、淳朴、坚毅、执著的目光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为笔者了解红帮老人的所思所想、所苦所乐,甚至性情癖好增加了更多的感性认识。

在红帮裁缝曾经活跃的国内各大城市,一些城市档案馆存有西服业同业公会组织的活动资料,特别是在红帮裁缝的发迹地上海,当地档案馆保留了国内数量最多、内容最翔实的西服业同业公会档案资料,笔者在上海档案馆收集的有关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资料包括自1940年到1950年西服业同业公会达400多次的会议记录、200多封对外募捐公益善举活动信函、1943年同业公会全年逐日记事、1943年到1948年同业公会裁剪学习班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仪式记录及学生活动往来信函、1948年到1949年同业公会为筹建职业学校的求助募捐信函等,这些档案资料都为首次发掘,为研究红帮裁缝行业组织的特点及对内外功能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

相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有以下几个创新点:

1. 对红帮工艺的刀功、手功和烫功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运用人体工程学原理深入、系统分析红帮工艺与人的形体特点之间的关系,论述了红帮工艺在西服制作过程中由技术向艺术转化的具体过程,将技法总结为规律,经验上升为理论。

2. 运用经济学、现代营销学和管理学等原理,阐述红帮裁缝对西服店铺、工场和行业组织——西服业同业公会的经营管理模式,比较分析红帮裁缝不同于本帮裁缝的科学与规范的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并从微观的角度具体分析西服业同业公会对内、对外的功能和作用。

3. 在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职业办学理念与实践进行了阐述,具体论及其不同于传统艺徒制度教育方式的现代办学理念、学校管理模式以及教学方法。

四、红帮裁缝名词解释

“红帮裁缝”之称是相对于“本帮裁缝”(即中装裁缝)而言的,在民间制作长袍、马褂、对襟衣等中国传统服装的宁波裁缝被称为“本帮裁缝”。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风东渐”,为了适应当时的潮流,一些本帮裁缝逐步停做传统中装,专学洋服,专为洋人服务,业内称为“红帮裁缝”。

(一)红帮裁缝的内涵

1. 裁缝的传统涵义

裁、缝是成衣工序,《说文》:“裁,制衣也。”中国民间历来也称做衣服的人为“裁缝”。《周礼·天官·内司服》:“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以役女御,以缝王及后之衣服。”清代顾张思《土风录》卷六:“成衣人曰裁缝……盖本为裁剪缝缀之事,后遂以名其人。”“裁缝”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做衣服的人”,“裁”释为:“用刀、剪等把片状物分成若干部分”;“缝”释为:“用针线将原来不在一起或开了口的东西连上”。可见中国传统意义的“裁缝”应该集“裁”与“缝”为一身。一则由于中国传统服装为平面造型,裁剪方法比较简单,不需要“裁”、“缝”分开;二则由于传统的中装裁缝属于小手工业者,铺里铺外一人操作,最多收一两个徒弟,这样的经营状况也不可能出现“裁”、“缝”分工。



2. 红帮裁缝涵义的延伸

(1) 不同分工的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的涵义已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裁缝,这主要源于红帮裁缝的经营状况与本帮裁缝有所不同,业内出现了简单的分工。红帮裁缝多为前店后厂,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店中职工一般分为营业人员、裁剪工和缝纫工。营业人员要懂得珠算、英语、待客礼仪,了解裁剪、缝纫的常识,但不会裁、缝衣服。根据不同店铺的经营方式,裁剪工的培养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缝纫工在熟练掌握了缝纫技术后,老板传授其裁剪知识;另一种是学徒一开始就直接学习裁剪技术,他们对缝制过程只做了了解,并未实际操作过缝纫。而缝纫工人只缝制衣服,一般不参与裁剪工作,也不了解有关裁剪方面的知识。当时在洋服店做事的这三类职工都被称为红帮裁缝。

(2) 包涵不同行业类别的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分为“男式红帮裁缝”和“女式红帮裁缝”。^① 男式红帮裁缝主要来自宁波,他们以做男西服为主,后来演变为“西服业”;女式红帮裁缝主要来自上海,他们以做女西式服装为主,后来演变为“时装业”。时装业和西服业都是做西式服装的,它们只是业务不同,并无本质区别,“时装业和西服业两个行业,同是做西式服装的,业务上的区别仅是一个专做男式,而一个专做女式的,更无其他不同之点。”^②

从时间上看,“男式红帮裁缝”的出现要比“女式红帮裁缝”早很多年。“在上海沦为租界之初期,英、法、美殖民主义者,所输送到中国来的是一些军弁、水手和地痞之流,由光身而来,大都无妻子家室,因而西服业的开头,准是做男式的。经过若干年后,那些军弁、水手和地痞在中国掠到了财富,就在上海设洋行,逐渐有了家室,一般商人也就闻风而至,更有挟着政治使命的传教之徒纷至沓来,外侨中增多了妇女,时装业就在此际,应时而起。”^③

从地区分布上来看,当时“时装业”主要集中在服装业极为发达的上

① 上海档案馆藏《上海市西服业商业概况》,卷宗号 S241-4-21。

② 上海档案馆藏《上海市时装业历史沿革》,卷宗号 S243-3-1。

③ 上海档案馆藏《上海市时装业历史沿革》,卷宗号 S243-3-1。



海,而在中国其他的西化城市,“时装业”还未形成一个自然行业,不过“西服业”已逐步形成。因此,就全国范围来说,红帮裁缝的主力军是宁波籍的“男式红帮裁缝”。而在上海地区,男、女式红帮裁缝各项服装行业的半边天,从而构成了当时国内较为完整的服装行业体系。

(二)红帮名称的来历

1. 有关“红”字的传说

红帮裁缝的“红”字来历,在民间流传着3种说法:第一种是“红帮”乃“奉帮”说。此说大致因为红帮裁缝大部分来自宁波地区的奉化江两岸,其中包括奉化市江口镇(新桥下、王淑浦、张家浦、蒋葭浦、前江等村)、西坞镇(顾家畈、泰桥、东陈等村)、鄞县(今鄞州区)茅山镇(蔡郎桥、孙家庄、周家埭、孙家山、孙张漕等村)、姜山镇(姜山头、张华山、侯家、陈家团等村)等。尤其在奉化,红帮裁缝名人辈出,而且“奉”与“红”在宁波方言中的语音又很相近,至今在奉化地区还流传着“红帮裁缝”实为“奉帮裁缝”之说。

第二种是“红火”、“走红”说。由于本帮裁缝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低,他们走街串巷,仅勉强度日,所以“裁缝”一直被视为贱业。而制作洋服的红帮裁缝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在店铺做工,生意红火,收入颇丰,社会地位也日趋提高。相传女子不愿意嫁给裁缝,但若知为红帮裁缝,却愿以身相许。因此,红帮裁缝被人们视为“红火”、“走红”之帮。

第三种是“红毛人”说。有关“红毛人”的文字记载出现在《普陀县志》的“红毛扰山记”中:“约在康熙四年(1665年),‘红毛’以郑氏踞其巢窟,遂浮海劫掠。”^①这是说,长期盘踞在台湾岛上的荷兰侵略者被郑成功驱逐出去之后,常在东海出没,劫掠民财。他们生着蓝眼睛,红头发,浑身是毛,老百姓都称之“红毛人”。最早的“红毛人”应该指荷兰人,而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很多其他国家的西方人也陆续来到中国,他们的发色与东方人种截然不同,虽不一定为红发,但都高鼻深眼,于是“红毛人”就成了民间百姓对西方人的代称。而那些从事西式行业、为西方人服务的行业群体就被称为红帮。

^① 张一雷《普陀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2. “红”字传说辨析

第一种“红帮”为“奉帮”说。红帮裁缝虽以奉化人数居多，但红帮裁缝中还有很多来自宁波的其他地区，而且制作女式西服的裁缝多来自上海地区，他们也被称为红帮裁缝，这样“奉帮”之名就很难涵盖“红帮”全意了。因此“红帮”即为“奉帮”之说只能反映奉化的红帮裁缝影响力很大，并不是红帮的真正原义。

第二种“红火”、“走红”说。“红”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吉祥、兴旺、发达的象征意义，红帮裁缝所从事的洋服业也曾确实红火。但当时红火的产业颇多，各行各业也无不希望自己的生意红火，为何单单称洋服业的裁缝为红帮裁缝呢？因此，“红火”、“走红”说有望文生义之嫌。

第三种“红毛人”之说。这种说法可以从有关红帮裁缝的文字资料记载中找到相关证据。在1935年编的《鄞县通志》中“文献志”的“工业”一节中有如下记述：“自海通以还，工人知墨守旧业，不足与人相竞争，于是舍旧谋新，渐趋欧化。若成衣、若土木、若铜铁、若机械、若绘图（俗曰打样）等，成衣、土木名之曰‘红帮裁缝’、‘红帮作头’。近年在上海者几乎无不获利，东南两乡之具有资产而以殷实闻者，大率为此二业矣。”由此可知，宁波开埠之后，当地百姓习惯于在“渐趋欧化”的行业之前加“红帮”以区别于传统行业，红帮之称并非服装行业所独有，土木、钢铁等传统行业在当时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也都逐渐开始谋求新的发展，为所谓的“红毛人”服务，于是红帮就成了区别中国传统与西式新行业群体的称呼前缀，而在做西服的裁缝群体之前加红帮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鄞县通志》的《乡风》一节中有还关于“西帮裁缝”的记述：“南乡……大率农服先畴，工习‘西帮裁缝’。……沪汉各地凡为‘西帮裁缝’者，不问而知为南乡人。”上海《黄浦区商业志》：“‘番帮裁缝’亦称‘红帮裁缝’。”

以上两段历史文字资料可以充分说明，“红帮”和“西帮”、“番帮”的意思相同，它们都是民间对从事新型西式行业群体的称呼。因此，红帮的“红”字来源于“红毛人”说。

（三）红帮裁缝的时间起源

1. 在国内的出现时间

在中国，缝制洋服的裁缝大概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即鸦片战争之